

除夕“卖冷”习俗源流新探*

蒋明智

以往学者们大都将岭南“卖冷”习俗说成是“卖懒”，对“卖冷”、“卖痴呆”、“卖懒”等习俗亦缺乏历史的考察。其实，卖冷习俗并非卖懒，而是一种祓除寒气的巫术仪式，目的在于祈求新春回暖、健康吉祥。至晋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，卖冷习俗与“打灰堆”相结合，使原初单纯的祓除寒气仪式向祈求财富的世俗需求转变。宋时，由“打灰堆”又衍生出“卖痴呆”的祈年习俗，由原来的祈求财富向祈求智慧和勤劳转化。明清时期岭南出现的“卖懒”习俗来源于卖痴呆习俗，它们的本质都是儿童在辞旧迎新之际，期望卖掉呆懒的过去，迎来勤劳和智慧的未来。岭南的卖懒习俗由于尚保留有远古的巫术仪式，至今仍在传承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关键词：除夕 卖冷 打灰堆 卖痴呆 卖懒

作者：蒋明智，1966年生，文学博士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教授。

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·广州时序》中记载：“岁除祭，曰送年，以灰画弓矢于道射祟，以苏木染鸡子食之，以火照路，曰卖冷。”^①陈伯陶在民国二年编纂的《东莞县志》中作了细节上的补充，并且提出“卖冷”是“卖懒”的同音通借：“除夕祀先祠，食蚬，小儿持熟鸭卵，行且呼曰：‘卖冷’。烧爆竹，换桃符，至夜，长幼围炉守岁，房室多燃灯。按：卖冷，《彭志》作卖懒，冷、懒同音，通借字。《广东新语》作冷，然《阮通志》云：‘小儿卖痴呆。’今莞亦取卖去懒惰之意。”^②后世学者亦大都认同此说。如叶春生先生认为：“‘卖冷’是口音之误，实为‘卖懒’，即江浙所谓‘卖痴呆’。”^③刘志文主编《广东民俗大观》也说：“‘卖冷’是口音之误实为‘卖懒’。”^④那么，卖冷习俗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它真的是“卖懒”习俗的口音之误吗？它又和“卖痴呆”习俗有着怎样的联系？这些正是本文要详细考察的关键所在。

一、“卖冷”与祓除仪式

上述所引《广东新语》已点明了“卖冷”的时间是在除夕，因此，只有把“卖冷”放在除夕和春节的语境中，才能看得明白。除夕是腊月的最后一天。在腊月期间，人们都要进行大规模

* 本文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《岭南春节游艺民俗的历史、现状及其保护对策》（项目批准号：06JDXM750001）研究成果之一。

① 屈大均：《广东新语》卷九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300页。

② 陈伯陶：《东莞县志》卷九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，第272页。

③ 叶春生：《岭南风俗录》，广州：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26页。

④ 刘志文主编《广东民俗大观》（上），广州：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35页。

的逐除活动,俗称为“腊祭”,原因是,腊月是一年四季中的大寒时节,人们的生命遭遇大自然最寒冷的考验,在严冬和暖春的过渡时节,祭祀仪式随之产生。春节则是最重要的岁时节日,是先辈们根据节气的变化和生产的忙闲,逐渐形成具有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传统节日。其产生与节气息息相关,而节气的产生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。因而,卖冷习俗是与季节的更替联系在一起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载:“(季冬之月)命有司大雩,旁磔,出土牛,以送寒气。”^①孙希旦集解:“出土牛者,牛为土畜,又以土作之,土能胜水,故於旁磔之时出之于九门之外,以禳除阴气也。”土牛就是“泥春牛”,象征春耕开始。正像学者所指出的:“出土牛在最寒冷的十二月举行,其众所周知的目的在于驱寒,也就是说,它的主要功能和外显功能在于驱除大阴(冬),而阴阳转换,大阴(冬)驱尽,当然少阳(春)到来,它同时含有迎春之意。”^②

古人将寒冷的阴气视为疫鬼,由此,又有腊月逐疫鬼的仪式活动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:“先腊一日,大雩,谓之逐疫。其仪:选中黄门子弟十岁以上、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侺子,皆赤帻,皂制,执大鼗。方相氏黄金四目,蒙熊皮,玄衣朱裳,执戈扬盾;十二兽裳衣毛角,中黄门行之。允从仆射将之,以逐恶鬼于禁中。……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,骑骑传炬出宫,司马阙门门外,五营骑士传火,弃洛水中。”^③

由是观之,“卖冷”亦属腊祭范畴,其三大元素“灰弓”、“鸡子”和“火”都与驱寒逐疫有关。“灰”在《说文》解为“死火余烬”,所以从“火”,它是火的精魂,不仅可以作肥,除湿,还可以除虫治病。《周礼·秋官》有“赤友氏掌除墙屋,以蜃炭攻之,以灰洒毒之”,“蜃氏掌去龟鼃,焚牡蕪,以灰洒之则死”^④的记载,说的是用灰来去除虫害。民间“驱五毒”、“打灰簸箕”等仪式用的也是灰。有些地方还有给小孩鼻尖上抹锅灰,以压邪逐鬼。灰出于灶,又与灶神信仰有关。灶神祭祀为先秦五祀之一,灶神信仰来源于中国古老的火神信仰。在古代火历时代,人们以大火(即“心宿二”——笔者注)在天空中的位置,判断季节的变化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说:“火中寒暑乃退。”注曰:“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,季冬旦中而寒退。”^⑤大火星处旦中,标志着寒气开始衰微,此时祭大火,为的是助长暖气的回升,腊日祭祀的本原意义即在此。

以弓射祟的仪式起源甚早。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载:“古者,日在北陆。……其出之也,桃弧、棘矢,以除其灾。”注曰:“弓棘箭,所以禳除凶邪”^⑥。《汉官旧仪》则说:“方相帅百隶及童女,以桃弧、棘矢、土鼓,鼓且射之”^⑦。张衡《东京赋》也说:“卒岁大雩,驱除群疠。方相秉钺,巫覡操茆。侺子万童,丹首玄制。桃弧棘矢,所发无臬。飞砾雨散,刚瘡必毙。煌火驰而星流,逐赤疫于四裔。”^⑧。所记正是以弓射祟的巫术信仰,可以追溯到方相氏驱雩的周礼。

“鸡子”也就是鸡蛋。《春秋说题辞》云:“鸡为积阳,南方之象,火阳精物炎上,故阳出鸡鸣,以类感也。”^⑨鸡从蛋出,蛋由鸡生,故蛋亦属阳,有除阴辟邪的功效。旧时民间以为凡喜庆,必有妖魅相扰;某些特定节气和时辰,必有病疫侵入,所以食蛋防范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云:“(正月一日)帖画鸡,斲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”。按庄周云:“有挂鸡于户,悬苇索于其上,插

① 孙希旦:《礼记集解》(下),沈啸寰等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500页。

② 简涛:《立春风俗考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,第49页。

③ 房玄龄:《晋书》卷一九,北京: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600页。

④ 郑玄:《周礼注疏》卷第三十七,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,第856-857页。

⑤ 左秋明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第四十二,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,第917页。

⑥ 左秋明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第四十二,第927-929页。

⑦ 卫宏:《汉官旧仪》补遗,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,第14页。

⑧ 张在义等译注《张衡诗文选译》,成都:巴蜀书社1990年版,第76页。

⑨ 郭璞:《尔雅疏》卷第十,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,第165-166页。

桃符于旁，百鬼畏之。”^①然后饮桃汤，服却鬼丸、食鸡子、麻豆，以“厌伏邪气”。

“以火照路”中的阳气崇拜更为明显。火是光明和温暖的象征，因此，火被视作太阳和光明的化身，用来驱散黑暗和邪恶，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普遍。弗雷泽的《金枝》就谈到了世界各地不少用火驱邪和治病的例子。如，在阿尔巴尼亚，年轻人于复活节的头一天点燃油木火把，列队穿过村庄摇晃着火把。最后他们把火把扔进河里，喊道：“哈！柯尔（Kere）！我们把你扔到河里像扔火炬一样，叫你再也回不来了。”在西里西亚一些地方，人们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彻夜焚烧松香，为的是用辛辣的烟味把女妖和邪恶精灵赶出屋外^②。在我国，亦对火能驱邪逐疫深信不疑。范成大在《腊月村田乐府十首》自序中，谈到了岁暮民间与火有关的习俗：“爆竹之夕，人家各又于门首燃薪满盆，无贫富皆尔，谓之相暖热”^③。《东莞县志》也有记载：“粤俗信鬼，而莞为甚，有病则燎火。”^④守岁民谚：“三十的火，十五的灯。”各地在三十晚上都要通宵烧火，人们烤火守岁。在秦晋等北方产煤地区，除夜以块煤垒成小塔状，中置木柴，下部火门放引火柴，称“拢旺火”；至子夜时点燃，称“发旺火”^⑤。湖北的一些店铺，事前都用碎炭粉加蒸酒的下脚水做成拳头大的炭圆，逐户送给老顾客各四个，声称是送元宝。各家都热情欢迎，除夕把它燃着，通宵不熄，酒香四溢，意味四季发财。鄂西地区，除夕则要烧树茷，叫烧“年火茷茷”。据说烧的年火茷茷越大，来年喂的猪越大^⑥。

我们说“卖冷”主要是被除寒气的一种巫术信仰，是有现实依据的。《广东的自然灾害》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：

1532年（明嘉靖十一年，乐昌、曲江、惠阳、翁源、德庆、阳春、潮阳、揭阳、潮安县等地霜冻和大雪。乐昌县“冬大雪，冰坚尺许”。曲江县“冬大雪，冰厚一尺。山木、河鱼，冻死几尽”。翁源县“冬大雪，冰厚一尺。畜皆冻死”。

1618年（明万历四十六年）从化、东莞、顺德、阳春县大雪。从化县“冬十二月雪三日，雪昼下如珠，次日如鹅毛。六日至八日乃已，山谷中，峰尽壁立，林皆琼挺。从来未有”。东莞县“十二月阴寒甚，雪昼下如珠，次日复下如鹅毛，六日至八日乃已”。顺德县“冬十二月大雪。寒甚，自六日至八日乃止”。^⑦

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东，在严寒的冬天仍要遭受霜冻和大雪的侵袭，我国其他处于温带和寒温带的地区，其遭受的严寒灾害，就更为惨烈。而岁暮与岁首的“交子”之时，常常又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由此生发的被除寒气的巫术仪式，也就在所难免。总之，“卖冷”实为岁暮新旧时节交替之时，人们去除寒邪，祈求新春回暖、健康吉祥的一种巫术仪式。

二、“卖冷”与“打灰堆”

江苏《姑苏志》（明嘉靖间刻本）曰：“（除日）夜分祀瘟，易门神、桃符，更春贴。画灰于道，像弓矢以射祟，其（有）祝词为‘打灰堆’。”^⑧嘉靖《江阴县志》也说：“画灰于地，

① 宗懔：《荆楚岁时记》，宋金龙校注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4-5页。

② [英] 弗雷泽：《金枝》，徐育新等译，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529页。

③ 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409页。

④ 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广东府县志辑》第19辑，上海：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影印，第87页。

⑤ 乔继堂、朱瑞平主编《中国岁时节日辞典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539页。

⑥ 韩致中：《新荆楚岁时记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26页。

⑦ 梁必骥主编《广东的自然灾害》，广州市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61-62页。

⑧ 王鏊：《（正德）姑苏志》卷第十三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903页。

像弓矢，云以辟邪，画内书其祝词，曰堆金积玉，曰万斛千箱。”^①可见，吴地“卖冷”习俗除了画灰于道，像弓矢以射祟的活动外，还有“打灰堆”的祝词。祝词的内容早在宋代范成大的《打灰堆词》就有反映：“除夜将阑晓星烂，粪扫堆头打如愿；杖敲灰起飞扑篱，不嫌灰浣新节衣。老嫗当前再三祝：‘只要我家长富足：轻舟作商重船归；大牯引犊鸡哺儿；野茧可缫麦两岐，短衲换著长衫衣。当年婢子挽不住，有耳犹能闻我语；但如我愿不汝呼，一任汝归彭蠡湖！’”^②范成大在诗的序言中说：“除夜将晓，鸡且鸣，婢获持杖击粪壤致词，以祈利市，谓之‘打灰堆’。此本彭蠡清洪君庙中如愿故事，惟吴下至今不废。”

这里可注意的是，“打灰堆”其实是“打粪堆”的含蓄表达，隋唐时还演绎出了一个凄切哀婉的爱情故事。据隋代佚名氏《录异记》载：

庐陵邑子欧明者，从客过。道经彭泽湖，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，云以为礼。积数年，后过，见湖中有大道，道上多风尘，有数吏单衣乘车马来候，云是青洪君使要。明知是神，然不敢不往。须臾，遥见有府舍门下吏卒，明甚怖，问吏，恐不得还。吏曰：“青洪君以君前后有礼，故要君；必有重送，君皆勿收，独求如愿尔！”去，果以缙帛送，明辞之，乃求如愿。神大怪明知之，意甚惜之；不得已，呼如愿使随去。如愿者，青洪君婢也，常使之取物。明将如愿归，所欲辄得之，数年大富。意渐骄盈，不复爱如愿。岁朝，鸡一鸣，呼如愿，如愿不起。明大怒，欲捶之。如愿乃走，明逐之于粪上。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，如愿乃于此得去。明不知，谓逃在积薪粪中，乃以杖捶粪使出。久无出者，乃知不能得。因曰：“汝但使我富贵，不复捶汝。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，转往捶粪，云使人富也。^③

这一传说其实早在晋代就被干宝搜录到《搜神记》中：

庐陵欧明，从贾客。道经彭泽湖，每以舟中所有，多少投湖中，云：“以为礼。”积数年。后复过，忽见湖中有大道，上多风尘。有数吏，乘车马来候明，云：“是青洪君使要。”须臾达，见有府舍，门下吏卒，明甚怖。吏曰：“无可怖。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，故要君。必有重遗君者，君勿取，独求如愿耳。”明既见青洪君，乃求如愿。使逐明去。如愿者，青洪君婢也。明将归，所愿辄得，数年，大富。^④

这个故事虽不完整，但所记人物、地点、事件与《录异记》所载完全相同，应是故事的最早版本。

其后《荆楚岁时记》对有关的习俗作了记录：“（正月初一）又以钱贯系杖脚，回以投粪扫上，云‘令如愿’。”隋代杜公瞻为此作了补充：“今北人正旦夜立于粪扫边，令人执杖打粪堆，以答假痛。又以细绳系偶人投粪扫中，云：‘令如愿’，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。”^⑤南方以杖系钱贯投粪堆和北方以杖打粪堆、以绳系偶人投粪堆虽有差异，但求“如愿”的目的是一致的，并且起源古老。江苏打灰堆的习俗似更多受到北方习俗的影响。

如愿姑娘的传说当然是杜撰。但人们何以要杖打粪土，并从中祈求财富和如意呢？这要从粪与农作物生长的紧密关系中寻找原因。

在远古时期，原始初民尚不能识别土地肥瘦、气候等因素对农作物的影响，以为土地也像人一样有灵魂和喜怒哀乐，在控制着农作物的生长，于是便产生了土地有灵的观念^⑥。后来他们又

① 赵锦《（嘉靖）江阴县志》卷之四，明嘉靖刻本，第214页。

② 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》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413页。

③ 鲁迅校录《古小说钩沉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第254-256页。

④ 干宝：《搜神记》，汪绍楹校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2页。

⑤ 宗懔：《荆楚岁时记》，宋金龙校注，第13页。

⑥ 何星亮：《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2年版，第102页。

发现,掺有粪便的田地,植物生长繁盛,又以为粪土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力,对它的崇拜亦油然而生。历史上的厕神信仰便是粪土崇拜的见证。厕神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。《白泽园》载:“厕神名倚衣。”《幽怪录》载:“厕神名郭登。”《杂五行书》云:“厕神名后帝。”《异苑》还记录了后帝显形为陶侃预告富贵的故事:“陶侃曾如厕见数十人,悉持大印,有一人朱衣平上帻,自称后帝。云:‘以君长者故,来相报,三载勿言,富贵至极!’侃便起,旋失所在。有大印作‘公’字,当其秽处。《杂五行书》曰:‘厕神曰后帝。’”^①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是紫姑神。《异苑》载:“世有紫姑神,古来相传,云是人家妾,为大妇所嫉,每以秽事相次役,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。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,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。”^②

的确,对农业生产而言,粪的重要性仅次于土。谚语曰:“三月有粪挑,谷子压弯腰;三月无粪挑,谷子如牛毛”;“栏里的粪,田里的谷”;“牛粪凉,马粪热,羊粪啥地都不劣”;“堵粪肥,羊粪壮,牛马粪肥跟着逛”;“庄稼主儿头一行,出门背上大粪筐”;“若要庄稼长,粪筐不离膀”,“积肥无他巧,十字诀记牢:烧熏挖拎扫,割沤堆拾捞”。因此,粪虽然令人掩鼻,但却是农家的至宝,受到农人的崇拜便理所当然。据河南《沁源县之灯节》载:“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日谓之灯节。各家用茅草束缚成把,插纸花于其上,分散各粪堆旁,名曰散花。”^③这一“粪俗”显示了粪土与丰收信仰源远流长的生命力。也难怪在民众的想象中,粪可以和美好的女性联系在一起:拥有她,就能带来财富和幸福;舍弃她,也就难以如愿以偿。

无疑地,打粪堆属于祈年巫术的一种,它主要集中在年节时段,用巫术手段以促成农业丰产。“年”的原义是五谷丰熟,祈年巫术活动便表达了人们对未来丰收的期盼。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古代,人们无法预知自己的劳动成果,于是这种祈请丰收的巫术活动应运而生。

三、“卖冷”与“卖痴呆”、“卖懒”

与“卖冷”、“打灰堆”习俗相映成趣的是,到宋代,吴地出现了除夕“卖痴呆”的习俗。宋范成大《卖痴呆词》对此有描写:

除夕更阑人不睡,厌禳钝滞迎新岁;小儿呼叫走长街,云有痴呆召人买。二物于人谁独无?就中吴侬仍有余;巷南巷北卖不得,相逢大笑相揶揄。栎翁块坐重帘下,独要买添令问价。儿云:“翁买不须钱,奉觞痴呆千百年!”^④

诗序云:“分岁罢,小儿绕街呼叫云‘卖痴呆!卖痴呆!’世传吴人多呆,故儿辈诋之,欲卖其余,益可笑。”^⑤

关于吴人多呆,元高德基在《平江记事》中有这样的解释:

吴人自相呼为呆子,又谓之苏州呆。每岁除夕,群儿绕街呼叫云:“卖痴呆!千贯卖汝痴,万贯卖汝呆。见卖尽多送,要賒随我来。”盖以吴人多呆,儿辈戏谑之耳。吴推官尝谓人曰:“某居官久,深知风吴人尚奢争胜,所事不切,广置田宅,计较微利,殊不知异时反贻子孙不肖之害,故人以呆目之。谓之苏州呆,不亦宜乎?”^⑥

这里用吴推官的一家之言来解释吴人的呆气所在,似有不妥。“尚奢争胜,所事不切,广置

① 刘敬叔:《异苑》卷五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17页。

② 同上,第18页。

③ 胡朴安: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,第126页。

④ 范成大:《范石湖集》,第413页。

⑤ 同上,第409页。

⑥ 高德基:《平江记事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6页。

田宅, 计较微利”应是针对当时的崇尚奢华的商人而言, 田村农人还沾不上边。笔者以为今人秦弓在《卖呆儿》一文中的解释较为合理: “原以为‘卖呆儿’只是我东北老家的土话, 来北京几年才知道这个词儿北京人也说, 不知是原来就有的, 还是满人入关带过来的。近读《邵燕祥随笔》, 又知道‘卖呆’竟是古已有之, 而且地无分南北”, “东北话里把闲看什么——譬如看人家下象棋、看人家吵架——也叫‘卖呆儿’”^①。“卖呆儿”就是闲来无事, 百无聊赖, 其实质也就是一个“懒”字。

事实上, 粤地的除夕卖懒习俗就本源于吴地的“卖痴呆”。嘉庆《增城县志》载: “(除夕) 小孩燃香炷呼于途, 曰‘卖懒’, 即卖痴呆意也。凡此皆邑中称谓稍殊者。”^② 民国《增城县志》又载: “(除夕) 小孩然香炷呼于途, 曰‘卖懒’, 即吴俗卖痴呆意也。”^③ 因此, 有的县志把“卖懒”直接写成“卖痴呆”。如《广东通志》在综述广东的风俗时说: “腊月念四日为小年夜, 祀灶用爆竹、饴糖。除夕祀祖, 家人聚饮, 曰团年酒。围坐达旦, 曰守岁。相遗以物, 曰馈岁。易桃符, 小儿卖痴呆。此粤俗大较也。”^④ 清咸丰六年刻本《顺德县志》载: “(除夕) 易桃符, 小儿卖痴呆。此其大较也。”^⑤

香港学者白福臻也认为:

除夕风俗中, 有“卖痴呆”, 吾粤称之为“卖懒”, 童谣有“卖懒, 卖懒, 卖到年三十晚, 人懒我唔懒!”这首歌谣在南(海)、番(禺)、顺(德)一带皆盛行已久, 除夕吃过团年饭, 小孩子便提着灯笼, 出门去卖懒, 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, 呼着卖懒歌谣, 在东莞和宝安一带, 卖懒的小孩子, 拿着红鸡蛋一枚, 上面插着一枝香, 出门卖懒, 沿途唱着: “卖懒仔, 卖懒儿, 卖俾(给)广西王大姨!”回家时, 将香掷去, 吃掉鸡蛋。^⑥

卖痴呆和卖懒习俗与卖冷和打灰堆一样, 都属于岁终的祈年巫术。在辞旧迎新之际, 人们通过祈年巫术把过去的懒卖掉, 才能在新春到来之后, 勤快耕耘, 创获丰收。如果说懒惰总是和冬天联系在一起; 那么, 勤劳则是春天的使者。“一年之际在于春, 一生之计在于勤”、“人勤春早”正是这样的意思。春回大地, 万物复苏, 是播种希望的季节, 更是忙碌的季节, 冬天悠闲的生活也随之宣告结束。卖懒和卖痴呆习俗是季节转换的一种预告, 也是传统农业伦理精神在儿童精神世界中的一次洗礼, 让儿童从小明白勤劳品质对于一年、甚至一生的重要性。

不过, 与吴地单纯的上街呼叫卖痴呆相比, 粤地的卖懒习俗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巫术仪式。如“提灯笼”便和“卖冷”习俗中的“以火照路”相类。灯的出现是照明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。因为佛教有用灯供养佛祖的传统, 灯也就成为佛祖和佛法的化身, 在佛教信徒看来, 佛祖、佛法与佛经, 与灯一样, 可以照亮世间一切黑暗, 给人们带来幸福与光明。

吃红鸡蛋和“以苏木染鸡子食之”一致, 使这种逐步被游戏化、娱乐化的儿童守岁活动, 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, 令儿童神往, 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黄天骥先生在《卖懒, 卖懒》一文中风趣地写道:

从前的广州人, 除夕时还有一个“卖懒”的习俗。“卖懒”, 是孩子们的事, 据说如果不把“懒”卖掉, 懒惰猪便时时刻刻在儿童的心里打滚。

记得小时候(黄先生1935年生——笔者注), 除夕的黄昏, 家家户户点过香烛, 吃过

① 秦弓:《中国人的德行》, 北京: 华龄出版社, 1997年版, 第241页。

② 《增城县志》卷之一, 嘉庆二十五年刊本, 第201页。

③ 《增城县志》三十一卷, 民国十年刻本, 第223页。

④ 阮元等纂:《广东通志》,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, 第1787页。

⑤ 《顺德县志》三十二卷, 清咸丰六年刻本, 第794页。

⑥ 白福臻:《除夕奇风异俗》, 香港《明报》, 1983年2月11日。

晚饭，大人们便会把几个煮熟的鸡蛋塞进小孩的口袋里，让我们点着一支长香，成群结队，穿大街、过小巷，到处游转。我们一边走，一边齐声地唱：“卖懒！卖懒！卖到年三十晚，人懒我唔（不）懒！”走累了，便剥蛋吃掉；在“卖懒”的路上，常会碰到别家“卖懒”的队伍，我们就大声地唱，竭力让自己的“卖懒”声压倒对方。淘气的男孩子互扔花炮，女孩子尖声大叫，拍手掩耳。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踏着家家户户门前炮竹的残衣碎片，听着远远近近爆竹的零落声响，如此这般地走了一圈，“懒”就算卖掉了。^①

孩子们一半嬉戏，一半认真，在幼小的心灵里，确信经过这一番仪式行为，都把懒卖掉了，懒惰猪便不再在心里打滚，自新春第一天始，又开始勤快起来。

也许正因为卖懒习俗通过神圣的仪式行为，可以对孩子们从小进行勤劳品质的教育，所以，至今在广东东莞仍保留着这一习俗。笔者春节到东莞横沥镇水边村考察，发现这个有着鳞次栉比高楼大厦的“都市里的村庄”，除夕之夜仍有卖懒的习俗活动。回家过年的孩子，不论大小，父母都要求他卖懒。父母帮备好香和煮熟的鸡蛋，让成年的孩子带到屋外转一圈，未成年的孩子有的结伴到水井边去卖懒，但不会唱卖懒歌，说一声：“卖懒！”就算把懒卖掉了。虽然少掉了一些程序和热闹，但总算把过去的一些仪式和记忆保存下来了，而且对孩子们仍有着切实的教育意义。

四、结 论

通过以上考察，我们认为，除夕卖冷习俗并非卖懒习俗，而是在辞旧迎新之际，人们借助灰弓、红鸡蛋和火等神圣事物，用来祛除寒气，祈求新春回暖、健康吉祥的一种巫术仪式。卖冷习俗与季节的更替联系在一起，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。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方相氏大雩，到明清时期在岭南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卖冷既有原始宗教信仰的遗留，又有现实生活的依据，目的是为农业生产和人的健康服务的。至晋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，卖冷习俗与“打灰堆”相结合，通过祈使的口头语，使原初单纯的祛除寒气仪式向祈求财富的世俗需求转变。到宋代的苏杭一带，又由“打灰堆”衍生出“卖痴呆”的祈年习俗，由祈求财富向祈求智慧和勤劳转化，由成人的神圣叙事向儿童的世俗娱乐发展。至明清时期，在苏杭“卖痴呆”习俗的影响下，岭南出现了“卖懒”习俗，这两种习俗的本质是一致的，都是儿童在新旧交替之际期望卖掉呆懒的过去，迎来勤劳和智慧的未来，既是季节转换的一种预告，也是传统农业伦理精神在儿童精神世界中的一次洗礼。随着岁月的流转，苏杭卖痴呆习俗早已消遁无迹，而岭南的卖懒习俗至今仍传承不息，究其原因，卖懒习俗不仅让儿童守岁活动游戏化、娱乐化，而且还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，令儿童神往，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勤劳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，让它通过除夕卖懒习俗在儿童身上代代相传，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（责任编辑：于光）

① 黄天骥：《俯仰集》，广州：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3-4页。